

纸玫瑰

文/涤凡

【明慧网】

<http://minghui.ca>

吐痰。我做错了什么？只是把西方国家的一些文学常识讲给了学生，就这一个理由我成了反革命，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三五不时的就被自己的学生拉出去批斗，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一句公道话。当时的中国，不仅是我，所有的教师都是‘臭老九’，西方国家的一切东西都是有毒的，在那个到处都布满了白色恐怖的年代，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说上一句公道话。是的，大多数的人民都听了那几个所谓可以代表党的人的话，但，带来的是什么？我们国家损失了最最宝贵的十年，当别人都进入了小康水平，我们还在和饥饿搏斗。而今天，如果一个人连做好人的权利都没有，连说真话的权利都没有，你可曾想过后果？”

说到这儿，老人别有深意的看了我一眼，而我则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冷战。是呀，如果做好人是错的，那么什么是对的？如果善良被打压下去，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不敢往下想了。“你让他们等？等到什么时候？如果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等了，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儿？如果做好人都要藏着、躲着，你觉的正常吗？什么是真正的为国家负责、为后代负责？你想有一个安定的生活，难道委曲求全就会有了吗？难道做一做表面功夫就会有了吗？安定的生活？什么是安定的生活？只有当整个社会大多数人都是好人的情况下，社会才会稳定，而人民也才有安定的生活呀。你是一个好孩子，我相信你会有正确的选择的。”说完，老人抱着那一大束玫瑰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为自己脸红。低头看着手中的玫瑰，那红色的纸面上的每个字好像都会发光。又一阵风吹来，我闻到了一阵清香，不是满街那代表爱情的玫瑰的味道，而是我手中这朵有着真相的纸玫瑰传出来的，在满是玫瑰味道的街道上，这香气是如此的淡雅、如此的脱俗！

抬起头，对着灿烂但不温暖的阳光我抿嘴一笑。情人节！我怎能让它虚度？现在，我要去找阿奇，要那些他以前一再让我看而我却拒绝的真相材料，即使没有折成玫瑰，我相信，那也是美丽的、也是飘香的！

【汇编者按】本系列丛书中的故事是广大法轮大法修炼者几年来，特别是遭受迫害以来的真实经历。由修炼者自身提供素材而写成。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大法修炼者的思想情感、道德情操和真实所为。我们将其从大法网站上摘录下来，汇编成册，以便读者能更好地了解大法修炼者，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在做什么事，从而对大法能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认识。

我们衷心希望该系列丛书能对您了解法轮大法有所帮助并给您的未来带来美好！

带上我们的祝福！

系列丛书汇编小组

2002年5月

值得吗？我再一次问自己，值得为一个不懂得珍惜你的人如此低声下气委屈求全吗？我要求的过份吗？不！绝不！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孩，所要求的也不过只是一个很平凡但安定的生活，可是这个愿望却不能实现。我的男友阿奇炼法轮功。这没什么不好，在两年前我对于这个从没有过任何意见。我知道这个功法没有什么坏处，也看过一遍《转法轮》知道这是教人向善，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的好功法，如果不是禁止，说不定我也开始炼了。但，被禁止了，本以为阿奇会

停止他的修炼，因为他一向是听从领导的安排的。在单位里，不管安排他做什么工作，他都毫无怨言，即使是很不公平的事情他也从没说过什么。但，这一次，他不仅没有放弃，反而一次又一次的上访，写材料。当然，也一次又一次的被拘留，提审。若不是他所在的单位一再为他担保，他早就被判刑了。作为他的女友，我也被提审过几次，两年来为了他的事情我不止一次的到处奔波，托熟人、找关系。这一次，为了使它能够早出来还帮他写了保证。我自问我并没有做错，我只是希望他早点从监狱里出来。只是希望他能够做点表面功夫，在警察面前不要再那么坚定，说个不炼，哪怕他还在家学他的法、炼他的功，我准定不说什么。但，别说做表面功夫了，今天他知道我替他写了保证后还和我吵了一架。当然，说吵架也有点夸张，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在吵，他只是说我不该替他写保证。不该？我不写保证他能出来吗？我愤愤地想。在吼完心中的不满后我就摔门而出，连外衣都忘了穿，虽然现在我被这初春的寒风吹的有点哆嗦，但我也不能回去拿外衣，在他没有放弃法轮功之前我再也不要理他了。我受够了这种时不时被警察骚扰的日子，受够了看别人嘴脸的日子。

“孩子，拿朵花吧。”一个温暖的声音穿透我愤恨的思想。抬起头，看到一个大约七十多岁的老先生，满头的银丝、笔挺的西服，一脸的正气，手里还拿着一大束火红的玫瑰。对了！今天是2月14日，情人节，本打算和阿奇在一起度过的，现在——不想他了，再也不要想他了！在心中我再一次告诉自己。

“孩子，拿朵花吧。”见我说话，老先生再一次开口。“啊？”我吃惊地看着他，原来这老先生是卖花的呀，刚才没反映过来他说什么，看见他抱着这么一大束玫瑰还以为这老先生思想新潮，也学年轻人追寻浪漫，现在——我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儿女不孝的画面。“多少钱？”我一边翻口袋一边问。即使现在的我并不需要玫瑰，但，我怎么忍心拒绝这老人。“不要钱。”说着，老人拿出一朵玫瑰递给我。“不要钱？”我茫然的接过。“这是假的？”拿到手里的一瞬间，我忍不住自己的惊讶。说完后我立刻就后悔了。“是假的，纸做的，不过里面却是真相。”好在老人并不介意，仍是温温和和的。“真相？”我疑惑地看这手中的玫瑰。看到那火红色的纸上，

布满了金色的字，最外层的花瓣上的字比较大一点。“法、轮、大、法、好”——我沿着花瓣上的字一个个的念出声。“你是大法弟子？”在我脑海中只有象阿奇这样的大法弟子才有可能写这样的字。谁知老人却摇摇头。“不、我不是。我妻子是。”“您居然不反对？”我惊讶极了。我只是阿奇的女友，公安、片警、610办公室的人还经常光顾我家。而他的妻子是大法弟子，可想而知找他麻烦的人更多，而他居然还帮他妻子的忙？“反对？我为什么要反对？”老人看起来比我还惊讶。“是这样的。”我舔舔嘴唇，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我有一个朋友，是我的男朋友，他也炼法轮功。本来我们都准备结婚了，但，国家取缔了法轮功。而他还一直的坚定。所以——我们的婚事就一直地放着。这两年来，我已被整的很烦，经常有人找我们的麻烦。前几天，他又一次被送进监狱，我找了好多关系，花了5000元又帮他写了‘保证书’才把他保出来，但他居然说我不该帮他写保证。我、我要求的不高，我也没叫他放弃修炼，只是希望他能做一些表面的功夫，我只想有一个安定的生活。”

“你的男友人怎么样？”老人静静的听我说完开口。“人？很好呀！”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对于这一点我是相当肯定的，我和阿奇已认识五年，这五年中身边有多少朋友的男友或喜新厌旧、或脾气暴躁。唯有阿奇不仅对我感情专一，还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对我的父母、对任何人都是那样的温和、友善，所有的朋友都说我捡到了宝，要我好好珍惜。

“那么，是法轮功教他做一个坏人吗？”“当然不是！”怎么说我也看了一遍《转法轮》，虽说理解不深，也知道是教人做好的。“那么，你替他写保证，是保证什么？保证不做一个好人吗？”“嗯？保证、保证不上北京、不发传单——”我有点语塞。“他们上北京是为了什么？发传单又是为了什么？他们是去闹事吗？”“不是——我知道他们是想说明真相，是想让别人知道他们被冤枉了。但他们可以等呀，等到时机成熟、等到——”

“唉——”老人叹了一口气。“我在文革时曾被打成右派，”老人悠悠地开口“那时候，我是一名大学讲师，前一天我还是受学生们尊敬的导师，第二天我就成了‘臭老九’，我被拉去游街、被我的学生